

## 波兰最大媒体报道：华沙尸展遭质疑

【明慧网】2014年3月12日晚，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报》网站以《备受争议的尸展 第一天即遭质疑》为题，报道了当天在华沙市中心化工研究所内举办的人体尸展第一天就遭到民众质疑的新闻。

报道说：研究所内展出的尸体有二百多具，都来源于中国，这种展示中国人尸体和器官的展览，开展第一天就引起波兰华人愤怒，与此同时，波兰法轮功学员质疑这些人可能是被中共谋杀的不同政见者。

报道说：这些尸体的持有者为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来华沙主办展览会的是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波兰华沙化工研究所提供展览场地。展览时间从3月12日至6月结束。

报道说：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持有合法开办展览的文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这些被剥皮的人都是谁？他们发生过什么？是如何死亡的？他们也没有这些死者捐献自己身体的证明。

报道说：这些文件应该保存在美国总部。但经查证发现，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网页上有如下声明：这些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原始身体遗骸都来源于中国警方，中国警方有可能从监狱中获取这些尸体。但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不能独立确认展览中的哪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化工研究所门前，手持横幅要求澄清尸展真相

些尸体是来自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人。本展览中展示的整个人体或部分人体、内脏器官、胎儿和胚胎均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但对这些尸体和内脏器官、胎儿等组织，第一展览公司只能接受中国合作伙伴的承诺，却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是在中国监狱中被处决的死刑犯人的尸体与组织。

报道最后说：这些尸体极有可能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在传出后的七年时间里中国的修炼人数已高达上亿，对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但是这却引起中共及其党魁的恐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前提下，于1999年7月以莫

须有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法轮功学员注意到，在中国大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附近就建有尸体塑化工厂。法轮功学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活摘器官的尸体经塑化后可能被再一次出售，这是中共魔鬼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

波兰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强烈要求波兰政府调查这些尸体来源，要求对尸体取样做基因检测，要求事实真相，坚决反对打着“科普”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波兰法轮功学员认为这种展览不仅应当关闭，而且应以法律形式被永远取缔。

尸展的真相震惊了波兰各界人士和媒体，法轮功学员受到波兰人权组织和波兰议会的支持。◇



##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举办讲真相活动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

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向当地市政厅、安全局、警察总署官员及当地市民派发真相资料。◇

# 一个带给人生命转折的日子

文/吴艳霞



四. 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明慧网】1999年4月25日前后，我正忙于学校运动会，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后来通过我们天津金玉琴和金玉萍姐妹一家的经历，我对“四·二五”事件有了较深的了解，我的人生道路也随之而发生了巨大改变。

当时金家开着一个工厂，俩姐妹和金玉琴的儿女都在修炼法轮功，金玉琴的丈夫赵光很忙，没修炼。对于妻儿炼功，到处弘法，因妻子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邻里关系也特好，丈夫觉得反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从不反对，也没做太多了解。

4月25日那天，因为天津有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天津政府对上访的学员说抓人的命令是北京下的，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金玉琴要去北京上访，赵光就开车送她去北京。

上访的地点在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到那儿一看，人多得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却秩序井然，就像是到了另一世界，就那场面一下就把赵光给惊呆了！他是60年代出生的人，一直就处于那种斗争的状态，他原本想自己媳妇肯定也是去慷慨激昂地喊口号，打标语啊，去抗议什么的。可结果，他说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和平、

理智与祥和，一个人、两个人那么静静地可以做到，可上万人，这么大的群体都那样，离开的时候地上连个烟头都没留下，电影里没见过，生活中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改变了。

回来以后，赵光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法轮功，“四·二五”使他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同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的迫害，刚刚开始修炼的他就去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他们夫妇俩，连妹妹一块儿都被抓了，丈夫被劳教了2年，家中就剩下一双14岁和11岁的儿女。

那天我去他们家看孩子，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就担心他们因为父母被关押，受到歧视，问他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呀？可这个刚上中学、本该受父母呵护的男孩却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什么，我们父母没有偷、没有抢、没做任何有害国家和社会的坏事，他们不就讲句真话吗？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出人意料的的话令我惊叹！

我教了18年的书，一直是我高高在上地教育学生，今天孩子们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我惊讶，因

为从没见过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遇事不惊，我说你才多大啊？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他说：“我是修炼人，按师父教的‘真善忍’处处做好人，不怕别人歧视。”

尽管我当时也已修炼法轮功两年多了，但我有26年的党龄，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我也知道它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可那“与党保持一致”的党性还死死地拽着我，当时天津市长在中央电视台说“天津没抓一个人”，我知道他们在跟全国人民撒谎，我们区的学员就被抓了，我却没站出来说真话。孩子的那句“连说真话都被禁忌，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那一刹那，那个操控我半生的“党性”开始被冲破，我发现了远远超越它的力量。◇



图：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虽并未亲历当年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但她认为这一

一天也给她的人生带来重大转折。

# 陈艳梅遭黑狱迫害：灌食、码坐、铁支棍（下）

（接上期）

坐在又硬又凉的地上，有些人臀部上生疮，有的人臀部上烂的伤口有拳头那么大。如：被上支棍的第九天，王秀琴臀部已经烂的露出骨头，臭的满屋人都受不了了。手铐还总是往肉里刹，有时刹到陈艳梅的骨头上，露出深层的白肉，疼痛难忍。手腕上留下的疤痕好几年才消失。

更没人性的是，恶警不许睡觉，刚一闭眼恶警就指使刑事犯往脸上泼水或用鞋往脑袋上打，一天午夜四、五个犯人看着陈艳梅，不许她睡觉，刚一打瞌睡一个王姓卖淫犯就把一饭盆凉水泼到她头上，水沿着头发和脸流到衣服和地上，本来就凉冰冰、光秃秃的瓷砖地上，再撒上凉水，寒气像小虫子一样往心里钻。而那个王姓卖淫犯第二天中午就遭到恶报犯心脏病。从那天开始，陈艳梅就在心里求师父不让自己困，女警吴雁飞看到她瞪得圆溜溜的眼睛，气得说：“别人都烂屁股，你怎么不烂？”

令人称奇的是：陈艳梅受重伤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右腿在十天后拿掉支棍时，不但没有残疾，还能自己走回监房。她心里明白，没有李洪志师尊的慈悲呵护，是根本不可能的。

**邪党书记叫嚣：强行判刑，让她失去工作**

二零零二年六月初，陈艳梅被转到鹤岗第一看守所。接下来，她两次被法院秘密非法庭审，都没有通知家属。第一次开庭，陈艳梅利用法律知识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案卷被打回办案单位。

按理应该无条件放人，只因当时的市委书记张兴福说：“陈艳梅没有证据也要强判，就让她失去工作。”就这样，第二次开庭没容陈艳梅辩护，就强行判她五年徒刑。

**魔窟——黑龙江女子监狱**

二零零三年七月，陈艳梅被非法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那里是人间地狱，阴气森森扑面而来，狱警侮辱性

搜身：把衣服全脱光，还要再蹲三下，狱警为搜经文，把所有的物品都翻个遍，甚至把棉被的棉花都掏出来。在集训队，不让法轮功学员之间说话，也不让家人接见。

两个月后，陈艳梅被转到七监区。监狱制定“五联保”迫害法轮功学员，四个犯人监控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许有笔纸，不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如果说话、传条，扣四个犯人的分。当时没有铺位，狱警就把陈艳梅塞在别人一尺半宽的夹铺里，每天早晨起来，再把被褥卷起来送到库房，之后出工。几个月后，才有独立的铺位。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陈艳梅等法轮功学员拒绝戴名签，狱警康亚珍、崔艳指使犯人把她们绑在监舍的水房里，被绑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王法娟、陈伟君、李冬雪、陈云霞、孙桂芝、王淑霞、郑金波、沈景娥、武立君、郑宏丽等。

陈艳梅和李冬雪、管凤兰、缪晓露、王法娟、陈伟君、陈云霞在水房子戴背铐，二十四小时罚站。法轮功学员们绝食抗议。李冬雪和郑宏丽被迫害的昏了过去，犯人王宪立、徐桂兰把她俩拖到更衣库，醒后又拖回水房。徐桂兰在法轮功学员睡觉时故意洗澡，泼得满地都是水，将法轮功学员的棉裤都湿透了。此后大家白天被关在水房里，晚上到更衣库的地面砖上睡觉，手和胳膊背在后面，除吃饭、定点上厕所外，都是用铐子铐上。

一次，法轮功学员拒绝被缝上名签，犯人杨淑华气急败坏，拿针挨个扎法轮功学员的头，孙桂芝的头上被扎出个大包来，李冬雪不让扎，她用皮鞋踢李冬雪的小腿骨。还有一次陈艳梅和王晔用嘴把名签咬掉，被单独背铐到水房冰冷的水管子上，水管子高，身体无法正常站立，倾斜着身子，控得胳膊不过血。

那时，法轮功学员还经常被强行抽血、打针、照相，每次都乱成一片，大家强烈反抗，四、五个犯人甚至更多的人，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那场面无法形容。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个邪恶的黑窝又全面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各监区统一搜号，说是要把经文搜绝根了。每天早五点至晚八点，强迫法轮功学员一动不动坐小凳，不许闭眼睛，坐势正直，每人划定一块地砖的范围，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能出这个范围，离床一尺五，面对监控器，前面离窗户两米。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码坐）

这样屋里发生什么外边看着。每个法轮功学员至少两个犯人包夹，最多时八个，每天早饭后，包夹犯人念诽谤大法的书，每个监室安一个小喇叭，定时播放诽谤大法的文章。监狱长刘志强还大声高喊着：“我就不信治不了小小的法轮功！”（刘志强不久就因监狱出现杀人事故被降职调离，后因经济问题进了监狱。）

**迫害仍在继续**

陈艳梅从魔窟出来后，仍然频频遭到文化路派出所、“610”警察的骚扰。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她只能到外地打工，而文化路派出所所长张长青明知她不在本地，故意扣押陈艳梅的二代身份证，非让本人来取。（完）

# “齿轮”、“螺丝钉”与“平庸之恶”

【明慧网】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说：“极权政府的本质，在于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变成行政机器上的齿轮。”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极权统治邪恶的实质，还揭示了被其操控的人的真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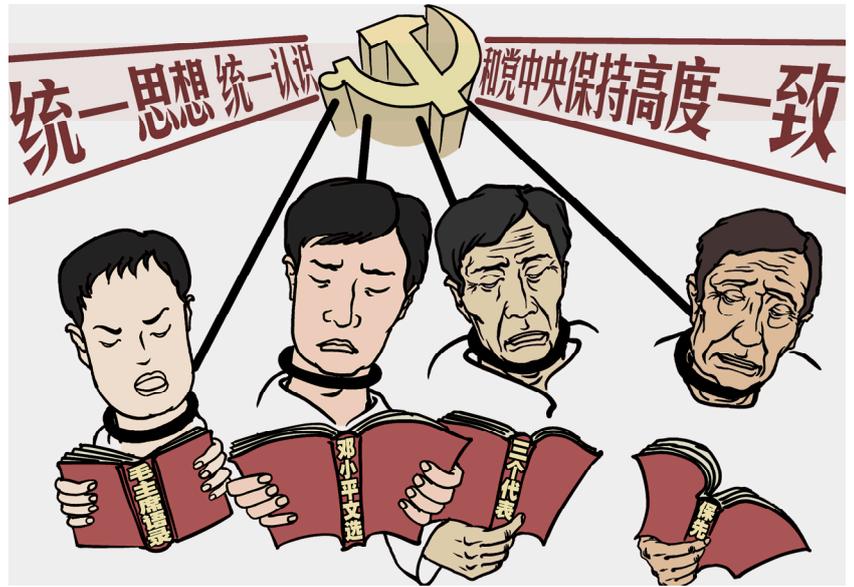
阿伦特的这段论述源于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最终方案”执行者，负责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对几百万犹太人的死负有重要责任。艾希曼在法庭上说，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支，只是起到传动的的作用罢了。”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艾希曼在沿袭纳粹高官统一的狡辩，但阿伦特却看到了艾希曼和“齿轮”之间的实质关联。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没有思想、没有正邪判别能力的平庸之人，除了服从命令以获得晋升外没有其它的动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然而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和顺从，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为此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即：无思的平庸之人，会对权力顺从而行恶。她还指出，这种恶之危害远甚于人类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危害，甚至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阿伦特所说的“无思的平庸”，正是人异化为“齿轮”的要素；而服从，则是“齿轮”的特性。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被著名的“米尔格兰姆实验”（后来又被称为“艾希曼实验”）所证实。实验结果表明，当人服从于一个来自权威的命令时，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残忍的事情，甚至是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感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情。事后了解这些实验对象的心理发现，服从时的人会把自己看作是不用担负道德责任而行的人，仅仅只是外部权威的代理人，从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在犯罪。这种顺从和麻木，显然就是“齿轮”的另一种表述。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些麻木的“齿轮”，纳粹屠杀机器才得以转动起来，于是有了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象制造产品一样有计划、高效率地生产尸体，大屠杀之类的邪恶念头也就得以变成现实。纳粹头目当然知道“齿轮”们对于大屠杀的意义，所以除了用自上而下的命令，还有意运用洗脑术，打乱人的正常思维，打造出更多更纯粹的“齿轮”。

由“齿轮”一词，中国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螺丝钉”，现在很多人都不再怀疑，中共当初提倡人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漫画：《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实质是为了让人们永远成为它的傀儡，它手中驯服的工具。

“螺丝钉”有个更赤裸的说法：“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一上来就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给取消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移交到了中共的手上，这样人们也就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一马当先，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这无疑印证了“米尔格兰姆实验”告诉人们的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服从的人再被灌输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就会毫不犹豫、欢快地作恶。中共用洗脑术催生“平庸之恶”、精心培养艾希曼式的作恶工具的险恶用心由此可见。

由于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现在很少再赤裸裸地提这些话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而是它知道，“螺丝钉”的改造已经完成，屠杀机器随时可以运转起来；或者说平庸之恶的转基因种植已经成功，需要的时候只要稍加诱导就可以开出恶之花。不信看看在迫害法轮功中，经常就有人一面行恶一面叫嚣：“共产党给我钱，我就听它的”、“共产党说不准练就练”、“共产党说你犯罪你就有罪”、“我们不讲法律，只讲政治”等等不一而足，其见利忘义、自甘为奴的小丑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配套的就是一系列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如洗脑转化、酷刑折磨、刑讯逼供、造假陷害、枉法裁判，将人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无不将“平庸之恶”发挥到极致，以致纳粹时期的艾希曼们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些中共和纳粹党徒的变异心理和变态行为，充分验证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之恶的观点，即极权政府将人变成“齿轮”、“螺丝钉”的过程，就是摧毁人性、毁灭人的道德良知的过程，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